

艺术点亮乡村

余飞



位于四川盆地南缘的高县，隶属于四川省宜宾市，从唐代置县算起，距今已有一千余年历史。县城坐落在长江支流南广河畔，北宋诗人黄庭坚曾逆南广河而上抵达高州（今高县），留下了“流水已矣乾坤在，高兴之日日月长”的赞誉。

如今，一批德艺双馨的文化名家，应邀担任高县五十个村的文化扶贫·乡村振兴第一村长。他们把艺术带进乡村，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
一

从可久镇团包村，传来了悠扬的笛声。

那天籁般的乐声，追逐着微风，飘过稻田，竹林，如同袅袅薄雾，弥散在田间地头，让树上的鸟儿都忘了啼鸣，让院里的鸡鸭都忘了觅食，侧耳倾听的乡亲们，更是听得入了迷。

这笛声来自团包村新任第一村长——著名竹笛演奏家、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唐俊乔。

第一次走进团包村，首先映入唐俊乔眼帘的，是那房前屋后郁郁苍苍的竹林，在晨光的沐浴下，青翠欲滴。还有那依山势而建的一户户民居，一层层农田，掩映在竹林之中。这勾起了唐俊乔无限的遐想：这么美丽的地方，怎样才能帮助到这里的人们呢？

唐俊乔想到了她的专业——竹笛。中国的竹笛历史悠久，它短小，携带方便，声音悦耳，算得上是中国百姓很熟悉的乐器之一。在唐俊乔看来，竹笛还特别能拨动人的心弦，触动藏在每个中国人心底的心愁。当竹笛一响，人们就能跟着旋律哼唱起舞。于是，唐俊乔决定，要通过竹笛艺术，为团包村村民的生活带来惊喜。

不久之后，唐俊乔带着上海音乐学院竹笛艺术中心的师生们来到高县，为当地群众送来了精心准备的音乐表演。

其实，中国的传统乐器和传统音乐文化本身就来源于民间。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后来成立了专门的学校，对其进行了规范化的整理、研究。如今，让竹笛艺术从音乐学院走到乡村去，实在是一件合适、自然的事。用唐

俊乔的话说，这就好比是竹笛艺术“回娘家”。

除了送来音乐表演，唐俊乔还与高县政府部门商讨，打算将竹笛和其他民乐文化带进团包村，将绘画、文学等引进农村书屋，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。同时，帮高县打造竹乐器。他们还打算结合上海音乐学院正在实施的“文化润边”工程，做一些远程的艺术教育帮扶项目，为高县的孩子们学习音乐提供平台和桥梁，为高县培养音乐人才，助力全县的文化事业发展。

现在，在艺术家们的帮助下，音乐艺术正在润泽着高县人的心灵。

二

作为高县罗场镇天堂村的第一村长，舞蹈理论家冯双白第一次到高县，他的心不经意间就被一个孩子拨动了。

那天，身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的冯双白，代表中国舞蹈家协会党组来到高县。庆岭镇桥坎村第一村长——四川省舞蹈家协会主席王玉兰恰好也在。一行人在天堂村寻找着帮扶的思路，怎样才能让舞蹈艺术助力天堂村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呢？

他们路过村里的“童伴之家”七彩假期课堂，看到孩子们正在教室里玩耍、学习。

“这些娃娃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，他们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。”当地人介绍。

孩子们看到有人来了，好奇而又害羞地看着这些陌生的面孔。

冯双白走过去，主动与孩子们交流起来，还与孩子们一起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孩子们跟着步伐，边学边跳，时不时被自己的动作给逗笑，羞涩的表情在脸上一点一点地消失了。

“冯老师，这是我画的画。”跳完舞后，一个小女孩捧来一幅画，画上，用稚嫩的笔迹写着“远方的朋友”五个字。

冯双白双手接过画，认真地欣赏起来。

“送给您！”小女孩十分真诚地说。

那一刻，一股暖流涌上了冯双白的心头。“谢谢你，我一定好好珍藏这份珍贵的礼物！”冯双白郑重地对小女孩说。

后来，冯双白常常回想起这一幕。在他眼里，孩子们是那样的天真、热情、活泼、充满活力。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，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。而舞蹈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欢乐，通过美育可以让他们更加快乐地成长。作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，同时又是天堂村的第一村长，冯双白下决心，要让舞蹈在这片土地上发挥作用，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成长。

于是，一项计划在冯双白心里谋划开来。他要为中国舞蹈家协会和高县牵线搭桥，一起携手把高县打造为“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”5G远程教育试点，让美育进入高县农村校园，补齐当地农村学校舞蹈教学的短板，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通过这一平台走上更大的舞台。

“我希望通过帮扶，让农村的孩子们，特别是家庭贫困的孩子们，也能在舞蹈中快乐成长。让所有热爱舞蹈的孩子通过这座桥梁，达到自己生命中美好的境地。”冯双白动情地说：“那是一群多么可爱、有潜力的孩子啊，他们只是缺少机会和托举。我愿意在他们心中种下艺术的种子。”

这颗“艺术的种子”至关重要，一旦播下了，它就将生根发芽。

三

来高县之前，沈铁梅从未想过会担任丛木村的第一村长。但是，现在每当人们喊她“沈村长”时，她会觉得特别亲切，特别接地气，同时又感到肩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那天，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来到高县庆符镇丛木村。当得知第一村长来了，村民们兴奋地聚到了党群服务中心门口迎接。这样的场面，对于常年活跃在舞台上与聚光灯下的沈铁梅来说，其实经历过很多次。但这一次有所不同，沈铁梅说：“这一次更有回家的感觉，因为我也成了丛木村的一分子了。”

当初收到邀请的时候，沈铁梅也犹豫过。“当时，我有点意外，也有点激动，更多的则是忐忑不安。说实话，我没有一口答应，而是考虑了两天。因为我觉

得，答应了，就是一种责任、一种承诺，需要用心去关注、去帮扶，来不得半点敷衍。”沈铁梅回忆道。

第一村长能为丛木村的村民们做些什么？能不能做好？这是当时沈铁梅心中的最大疑惑。

百姓摆脱了物质生活的贫困，但在精神文化方面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文化帮扶慰藉的正是心灵，不管是一首歌、一场戏，还是其他表演艺术，只要是真正的艺术，总会带给人们情感的共鸣，甚至是精神的洗礼。身为艺术家，有能力也有责任用自己擅长的艺术形式，为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出一份力。经过两天的思考，沈铁梅想明白了，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。

可是，怎样把川剧艺术与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呢？沈铁梅带着一批艺术家，就此在丛木村展开走访调查。转了好些天，答案在她心中渐渐清晰起来。

“川剧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做好川剧等非遗文化的传承，不可在农村贫困地区，发掘一些对非遗文化有兴趣、有天赋的孩子，我们对他们进行培养。如果一个家庭中，有一个孩子培养出来了，那么这一家人的命运也会因此改变。”沈铁梅说。

沈铁梅看过高县当地的文艺演出，感觉朝气蓬勃、充满活力。而川剧恰恰是老少皆宜的艺术，川剧中有很多经典剧目，村民们都非常喜欢。这些都是她开展帮扶工作的利好因素。沈铁梅有信心，一定可以在高县培养一批爱好川剧的人，让他们唱起来，快乐起来，进而影响更多的人。沈铁梅还计划，接下来，他们将在当地挑选有艺术天赋的孩子，进行川剧艺术的专业训练。另外，还要带领丛木村的村民挖掘、培育“乡村文化”，并延伸到乡村旅游、产业发展等方面。

艺术的歌声回荡在高县的乡村，文化的馨香熏陶着高县人的心灵。今天的高县，真的被艺术给点亮了。多姿多彩的艺术，似乎点亮了人们的生活。人们的心情更加舒畅了，乡村的生活变得丰富了。

压题照片为四川省高县可久镇团包村。

胡泽荣摄

车过架锅山，公路两边，是一溜儿水果摊。

这些果子，带着露水，带着土香，踩着节气的拍子，把大自然酿造的酸酸甜甜，带到了烟火人间，沁入人们的心田。

公路旁的这个小小村庄，是远近闻名的水果基地，近年来，悄然升级成一个以赏桃花、摘桃李为主打项目的田园观光之地。一到阳春三月，桃花杏花李花闹哄哄地开，开成了一片花的海洋，引得山外的人们呼朋引伴，纷至沓来。

我与架锅山的缘分，却无关花果田园。这小小的山村，是我的重生之地。

几年前的一个元旦，迎着新年的阳光，我开车路过架锅山，却在这儿遭遇一场意外。一辆大货车将我的车追尾，在撞断一根电线杆后，我的车侧翻，悬在坎边。

从昏迷中醒来后，我听见了一个男人在呼喊：“快快快，搬石头来，找绳子来，把车子固定住，赶快救人！”

不一会儿，呼喊声又起，是很多声音，好像都在说着如何救人……

这声音让困境中的我精神一振。我挣扎着，用额头撞击车门，发出求救的声音。

救护车到时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已经把我扶上了公路。村里的医生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处理，有人还给我的身上裹上一条毯子……

春暖花开时节，已经出院的我，揣着几包香烟，拎着几瓶酒，来到这小山村，寻访救命的恩人。一位大哥说，那天雾大人多，七手八脚的，他也没插上手。一位大爷说：“咱村子在大路边，人来人往的，谁遇见了这种情况都会搭把手，哪还说什么恩不恩的，难不成咱还能见死不救？”他继续挥挥手说：“男的都天南海北的在外面打工，女的都在果园里忙活，你呀，也忙你自己的去吧。”

那以后，我换了一份工作。每一个早晨和黄昏，我驱车往返于山区小镇和滨江小城。当车过架锅山时，我常常停下来，驻足，站立，久久张望。远处，是小桥流水人家，安静得如一幅恬淡悠远的水墨画；近处，公路边是弯腰劳作的农民，怎么看都像是我的亲人。不知道他们当中，哪一个搬过石头，哪一个拿过绳子，哪一个给我盖的毯子……

在这样的眺望中，眼睛便会无端湿润。危难之中，帮助我的，是一群素不相识的人。如今再想寻着他们道个谢，虽然近在眼前，却又似乎找不到他们的身影。既然无法报答，那就多买点儿水果吧。

车过架锅山，四季之景变换，小摊的色彩也跟着变换。每每眯着路边又摆了新果子，我便停车下来，买上一点儿，给家人和朋友也捎上一点儿。

架锅山的人善良，和和气气，爱笑。小摊主也大气，你买不买，都客客气气的。一下车，十几张笑脸都绽放着。我买的不多，也不还价，今天买这个摊，明天买那个摊，挨个儿买一遍，买完第一遍，再买第二遍。

久而久之，也都熟了脸。对我，除了姓名不知道，他们似乎什么都知道。知道我是山里人，种过田，教过书，在城里工作，上下班天天路过架锅山。

一位年轻的母亲听说我教过书，便带着娃来找我，要我就在路边给娃解解疑难问题。看看太阳还没落山，我便在小摊前给小女孩圈了些句子，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

初冬时节，路边常常有挥手的乡

徐安新

车过架锅山

亲。只要不是雾天，只要不赶时间，只要有人挥手，我一般都要捎带一程。

那天时间有点紧，车过架锅山，水果摊边的几个人一齐挥手。我一看，居中的是一位大娘，人都急得哆哆嗦嗦。一位搀着大娘的大嫂说：“她老伴晕倒了，估计是脑梗。可是班车要个把小时才到呢。您可以救个急吗？”我说：“人呢？快点上来，这就往医院去！”

到了医院，下车时，大娘递给我一百元钱，我说：“不要钱，架锅山的人救过我的命……”

又是春暖花开时节，我陪着朋友来到这个小山村观光。本想只看看风景，没想到又遇见了那位大娘。

她苍老了许多，弓着背，颤巍巍挪着脚。我躬身跟她打招呼，问她：“大爷还好吧？”

她眯缝着眼打量我，突然咧嘴一笑，叫了一声“好人”。接着，摸出一个小包，层层打开，拿出一张百元钞票，递给我说：“欠您一个情……”

那一刻，我的泪水控制不住涌了上来……

车过架锅山，春华秋实，演绎着四季的更替、乡村的物语、大地的深情。

这个时候，我会减了油门，张望两边风景，或者干脆下车，一个人，静一静。

我走走停停，只是想把这一路的美景和人，把这方水土的美好与温情，一一收纳，珍藏在心。

红红的春联，红红的日子

张朝林

蜡梅迎春开，飞雪伴年来。家乡的年味，是从烤酒、打扬尘、蒸花馍、炸年糕、备年货开始的，到了写春联便忙开了。乡镇的文化站、小广场，就有下乡的当地书法家义写春联。桌子一字排开，书法家挥洒笔墨，周围则人头攒动。

一位中年男子拿出已选好的春联内容，请当地的书法家来写。只见书法家挥洒笔墨，几副春联瞬间写成。龙飞凤舞，字字遒劲，引得围观的人们连声叫好。广场周围还挂满了售卖的春联，烫金的，凸凹印刷的，琳琅满目。买春联的人们一边仔细挑选，一边跟卖家讨价还价。

红红的春联，在腊月的风里哗啦啦飘动，映红了即将来临的年。

过去，每到春节，乡亲们再省也会买几张红纸，写上一副红红的春联，然后贴在大门上，期盼着来年的日子红火起来。父亲那时候是民办教师，放了寒假，就开始为乡亲们义写春联。那时候

全村最穷的要数顺子爷家。然而，顺子爷性格开朗，再苦的日子也是有说有笑。他识字不多，却爱说顺口溜，而且押韵，常常惹得大伙捧腹大笑。他家的春联都是他自己编的。

一年春节，我家围在桌前吃团年的时候，顺子爷才把一张皱巴巴的红纸拿来。他说，等到卖红纸的剩下最后一张“下脚料”，他才拿红薯给换来的，有个红春联，年就红了。父亲放下碗筷，急忙给他裁纸、写春联。待字干了，顺子爷拿起春联，给父亲、母亲道了谢，匆匆地走了。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，全村喜获大丰收，乡亲们乐坏了。又到春节，家家户户买了很多红纸，能贴春联的地方都贴上了春联，大门、小门、窗户，牛圈、猪圈、鸡圈，就连牛角、羊角也缠上红红的春联。顺子爷家的粮食收得最多，坛坛罐罐都装满了，喜得他逢人就说：“联产承包就是好，懒汉变得勤

劳了。汗水洒进责任田，丰收粮食吃不完。”他买了十张红纸，早早来到我家，请父亲帮忙写春联。春联的内容是他自己拟好的。大门的春联是“党的政策就是好，责任田里揽金了”。父亲说，意思很好，但这不是对联。顺子爷说，就按这个写。父亲拗不过他，照他的意思给写了。顺子爷拿起写好的春联看着，脸上乐开了花儿。

一晃，如今顺子爷已经八十多岁了。身子硬朗的他走到哪儿，歌颂新风的话就说到哪儿。只是我父亲去世后，他家的春联变成了找当地义写春联的书法家写。

今年，他早早地来镇上打听，书法家们到中心广场写春联不？义写春联用的是墨汁，还有宽窄一样的印刷红纸，顺子爷瞧不上，他自己已经备好笔墨和纸张。

这一天，广场上里三层外三层围满

了求写春联的乡亲们。卖大红灯笼的也来赶热闹，红彤彤的大灯笼挂满广场，它们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，摇出春的风姿。空中的红灯笼、地上的红春联，到处都是红红的一片，乍一看，好像人群在红云里穿梭。

顺子爷好不容易挤进桌前，他拿出备好的笔墨和裁好的纸，铺在桌上。然后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对子。顺子爷指着这一句说，这是一楼大门的，又指着那一句说，这是二楼大门的。他接着解释道：“咱识字不多，都是照自己的心声编的，请您照着纸上的写。”书法家点了点头，蘸饱金粉水写就：“河水清清绕村流，背依绿山白云走。”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精准扶贫富裕千家万户。”

放眼望去，到处是红红的春联、红红的灯笼，它们映照着红红的日子，红红的年。

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大地